

記

卷六十六之卷六十八

十六

國錄



01370

晉記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後涼

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秦官至太尉趙建武四年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屬室因名之曰光年十歲與兒童戲邑里卽爲戰陣之法不樂讀書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性沈毅簡重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舉爲賢良除美陽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一

令遷鷹揚將軍從擊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從王猛滅燕封都亭侯蜀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拜光破虜將軍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平之進驃騎將軍太元七年車師鄯善王朝秦當是時秦旣尅平山東國中富彊遂有圖西域之志秦王堅乃以二國王爲鄉導拜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總兵七萬鐵騎五千擊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宏農楊穎爲四府佐將行至高昌聞秦王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

有何不了而更畱乎。後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皆失色。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而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深溝高壘。以木爲人。被甲羅之壘上。帛純懼。以爲秦兵大至。傾國財寶。請救獫胡及溫宿尉。須諸國諸國兵至。諸將欲每營結陣。案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策也。乃從營相接。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其宮室壯麗。國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秦王聞之大喜。加光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安西將軍。西域校尉。光旣平龜茲。欲畱不返。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十年三月。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秋七月。還至宜禾。秦高昌太守楊翰與美水令楊統。說涼州刺史梁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宜先守高桐伊吾三關。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

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業也。不從。光至玉門。熙乃以子允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初。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而機鑿不足。終不能用。宜及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楊翰以郡降。允及光戰於安彌。允敗。將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初。淮肥之敗。張天錫南奔。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十一年正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以兵數千迎大豫。

晉記

卷六

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於揖次。陷昌松郡。杜進擊之而敗。大豫進逼姑臧。建康太守李暕。祁連都尉嚴純。竝起兵應大豫。夏四月。大豫屯於城西。王穆率衆三萬與思復鞬子奚于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二萬餘級。秋九月。光始聞秦王凶問。奮怒哀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長史百石已上服斬衰。三月。庶人巷哭三日。冬十月。大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使彭晃徐靈擊之。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於光。斬之。姑臧王穆奔建康。襲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十二月。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酒泉公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使中郎房晷至晉昌
祀風穴大饑人相食西郡太守寧康殺光河湟
太守自稱匈奴王光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與張掖太
守彭晃亦謀背光光遣將擊靈靈奔張掖東結康寧
西通王穆光欲自將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若
戎車西駕寧必乘虛出嶺左晃穆未平而康寧復至
其勢危矣光曰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不亦去乎晃今初
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猶易且隆替命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四

也吾志決矣乃率師三萬伐之攻之二旬晃將寇顛
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晃王穆初據酒泉遣使招敦
煌處士郭瑀瑀與同郡索嘏起兵三千運粟三萬石
以餉穆穆以瑀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
忌嘏威名率衆伐嘏光聞之曰二虜相攻吾之利也
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冬十二月進次涼興穆引
師東還衆潰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之光之
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進
旣居都尹權盛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
自關中來光問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

杜進耳不知有舅也光默然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光殺進由是刑罰嚴峻後讌羣
寮酒酣語及政事參軍段業以爲嚴刑重憲非明王
之典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秦兼諸侯吳起之術無
親而荆蠻以霸段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殘酷之
鑑也明公方恢遠略而用商申之末法豈此州士女
所望明公哉光改容謝之當是時涼州州郡皆降惟
西郡太守索泮酒泉太守宋皓嬰城固守光攻而執
之責其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使亂涼
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乎泮力不足不能報讎耳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五

主滅臣死固其所也光皆殺之

己丑十四年春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 二月
光自稱三河王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改元
麟嘉立夫人石氏爲妃子紹爲世子

庚寅十五年夏四月追尊高祖爲敬公會祖爲恭公
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 五月誅邛池
令尹興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興賊私狼藉使賊
殺曜投諸南亭督井主名不立曜見夢於光曰殺臣
者某也寤而猶見光使按興而誅之涼州驚以爲神
辛卯十六年以段業爲建康太守

壬辰十七年秋八月伐西秦大敗而還初光徙西
海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
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乃復徙之西
河樂部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以子覆爲鎮西將軍西域大都
護鎮高昌大臣子弟皆隨之以地居形勝慮其反覆
也

甲午十九年春正月使使拜禿髮烏孤爲廣武郡侯
夏六月伐西秦乾歸稱藩質其子勃勃而歸

乙未二十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亶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六

丙申二十一年光稱大涼天王大赦境內改元龍飛
立子紹爲太子庶長子纂爲太原公弟延爲天水公
宏爲常山公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拜禿髮烏孤
爲益州牧左賢王

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大舉伐西秦三道竝進呂纂
尅金城執太守衛鞬鞬大呼曰我寧斷頭不爲降虜
也光義而免之西秦大震乾歸乃縱反間以紿延延
敗死之耿稚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禿髮烏孤取
涼金城光還於姑臧殺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
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陷臨

松郡屯兵金山。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之，男成退屯樂涇。夏五月，呂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與將軍趙策擊男成於樂涇，戰敗，澄策死焉。男成遂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背光業先與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亦慮不自容許之。男成等乃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使呂纂伐業，蒙遜進屯臨洮，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國人信之。常言代呂者王，會熒惑守東井，謂王詳曰：涼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且病，而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禍必及人。田胡王乞基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有故衆，吾今與公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可有也。秋八月，磨遂據東苑以叛，詳燒洪範門，謀爲內應。光卽誅詳，馳使召纂，諸將恐師迴業躡其後，請潛師夜發。纂曰：業雖阻衆無雄略，若潛師夜去，謂吾畏之，適張其氣耳。乃遣使謂業曰：郭磨作亂，吾還都城，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而業果不敢出。磨遣軍邀纂於白石，敗之。西安太守石元良以步騎五千與纂擊破磨軍，遂入於姑臧。磨推

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遂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大破磨將王斐於城西，自是磨勢漸衰。東走魏安，遂奔西秦。軌南奔廉川，魏書：廉川，秦州之西也。戊戌二年，段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其太守呂純。魏書：純，涼州刺史也。

己亥三年夏五月，使子纂伐業。冬十月，光傳位於子紹，自號太上皇，以呂纂爲太尉，呂宏爲司徒。未幾而卒。年六十三。諡曰懿武。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纂，纂不可。呂超謂紹曰：太原公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不如早除之。紹曰：吾方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八

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耳。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呂超執刀而侍，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子宏爲世子，會聞紹尚在仇池，不果。太元十四年，紹至自仇池，乃立紹。宏鬱鬱不自得。至是，宏使尙書姜紀說纂廢紹，纂乃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齊從曰：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欲爲亂邪？抽劍擊纂中額。左右執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使中郎將呂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以二千人赴之。衆素畏纂，悉潰。纂入自

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立諡紹爲隱王改元咸寧赦境內以呂宏爲大司馬改封番禾郡公

庚子四年春三月宏復率東苑之卒以伐纂纂使焦辨擊宏宏衆潰出奔廣武呂方執而殺之纂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被辱焉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陛下宜省躬以謝百姓而反囚辱士女禍由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因獻欵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九

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宏妻子置於東宮而厚撫之夏四月纂立其妻楊氏爲后 六月率師襲張掖不克

辛丑五年纂擊南涼略地至於建康纂好游田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侍御史王回侍郎王儒扣馬而諫弗聽太常楊穎亦切諫纂謝之終不能改 初超之出奔廣武也纂復其爵位以爲番禾太守二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使弟乞珍訴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懼而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不斬汝無

以定天下。超頓首謝。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及羣臣譙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內。至琨萃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依劔於壁。推車過閣。超卽取劔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止之。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於衆。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勸緯伐超。緯以告他。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曰。緯超皆兄弟之子。焉有厚薄。乃使謂緯曰。超據武庫。擁精兵。圖之實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緯猶豫未決。超弟邈有寵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

於緯。因說緯曰。永緒殘國破家。翦屠兄弟。超之舉也。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超終不以孽代宗。希冀非分也。緯信之。與隆超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超將立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止。隆遂卽位。大赦。改元神鼎。纂后楊氏與侍婢十餘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寶而行。使人料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相屠。我旦夕死人。何金寶爲。超慚而退。旣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尋亦自殺。后父右僕射桓。出奔河西。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追尊父寶爲文帝。母衛氏。

爲太后立妻楊氏爲后以弟超爲大將軍封安定公
隆殘虐無度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人說秦隴
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兄弟相殘政亂民饑伐而取之
易於反掌時不可失也秋秦師入姑臧隆使呂超出
戰大敗當是時有羣雀鬪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
謀外叛魏益多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
呂超勸隆降秦九月姚碩德表隆爲涼州刺史建康
公遣母弟愛子及文武舊臣五十餘家於長安碩德
乃還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南涼入顯美執太守孟禕北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涼侵姑臧姑臧大饑斗米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
十餘萬城門晝閉積尸盈路

癸卯二年秋七月秦羣臣告王曰呂隆當饑窘尙能
自支若將來豐贍終必叛我而自雄也不如因其危
而取之以靖邊息民乃徵呂隆入侍使齊難率步騎
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
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隆以騎一萬隨難東遷秦拜隆
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隆後與子弼謀反坐誅
以苻宣昭之烈而身困五將蓋舉天下而一擲也呂
世明還自西域竊據河西豈得爲秦純臣哉而乃聞

喪哀慟。三軍縞素。君子多焉。既而年老智荒。蒙遜烏
孤逞其窺覷。區區河右。兵無寧歲矣。纂隆繼之。骨肉
相殘。十餘年而社稷爲墟。然呂隆入侍。獨不遭亡國
之慘。則世明不忘故主之義也。夫。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二

三

晉記卷六十六終

晉記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南涼

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
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
至溼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
闡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
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秦始中，殺秦州刺
史胡烈，盡有涼州之地。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一

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
烏孤思復鞬之子也。太元十九年，思復鞬死，烏孤嗣
立。呂光遣使拜爲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
與諸將謀，咸曰：「吾士衆不少，何爲屬人？其將石真若
畱曰：『今我根本未固，大小不敵，不如受之，以待其釁。』
烏孤從之。二十年五月，大破乙弗折掘二部，使將石
亦干築廉川堡。烏孤遂徙都廉川。廣武趙振少好奇
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
司馬。二十一年六月，呂光復遣使署爲征南大將軍，
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昏耄，郡縣土崩。」

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吾將爲天下主。區區牧伯。何爲乎。雷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丁酉隆安元年。烏孤自稱西平王。赦其境內。建元太初。耀兵於廣武。取涼金城。呂光使將軍竇苟擊之。戰於街亭。大敗之。

戊戌二年。秋九月。涼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奔烏孤。而羌酋梁饑。敗之於廉川。軌西奔臨海。饑遂進攻西平。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彊弗決。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一

郡庶幾可取耳。大王若無開拓遠志。振不敢言。必欲經營四方者。此機不可失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遂進兵擊饑。大破之。樂都。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咸附之。烏孤更稱武威王。

己亥三年。春正月。遂徙治樂都。署弟利鹿孤。西平公。鎮安夷。偁檀。廣武公。鎮西平。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而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氏假息姑臧。吾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吾部落。終必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與我鄰。

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敝。非義也。呂光衰耄。嗣紹孱弱。宏纂雖有微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壘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彼必疲於奔命。不出二年。兵勞民困。姑臧可坐而取也。姑臧既拔。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段業乞援。使利鹿孤救之。秋八月。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於西平。

庚子四年。赦其境內。改元建和。秋涼。呂纂來攻。利鹿孤使儁檀距之。纂軍精銳。進度三堆。衆懼。儁檀下馬據胡牀而坐。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纂西伐段業。儁檀乘虛襲姑臧。呂緯守南北城。以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二

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秦所敗。乞降。使儁檀迎之。處之晉興。鎮北將軍俱延請置之。乙弗之閒。以防逸越。利鹿孤曰。吾方以信義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何以勸來者。秋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延率兵追之不及。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麟游於綏羌。羣臣有勸其稱帝者。利鹿孤將從之。將軍鋡勿論曰。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建大號。

誠順天心。然安居樂土。難以避患。倉府粟帛。易啓戎心。且首兵始號。而事成者寡矣。不如處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我則習戰射。以誅未賓。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長久之策也。虛名無實。將安用之。利鹿孤然之。乃稱河西王。田氏曾欲請爲晉王。不許。辛丑五年。春正月。置尙書等官。三月。利鹿孤伐涼。獲其僕射楊桓。僞檀謂之曰。少不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吾受呂氏恩。位爲大臣。實恥爲叛。以見明主。僞檀曰。忠臣也。以爲司馬。徙其民三千戶以歸。

夏四月。利鹿孤使羣臣極言得失。祠部從事史嵩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四

對曰。臣聞王者之行師也。全軍爲上。破國次之。大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而往往徙戶。夫民安土重遷。多不樂徙。故旋卽叛亡。是以尅城雖多。而地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而文章學藝。視爲無用。亦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尊耆碩。利鹿孤乃以田元冲趙誕爲博士。祭酒。初。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旱死。秦王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西。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而鯤海鳳梧。區區河右。豈足以展鴻才。今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長與卿別矣。卿其憶故人。否。桓泣曰。臣

往事呂氏。大王宥臣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不謂龍門既開，遽離左右。疇昔之恩，臣安敢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冬十月，沮渠蒙遜遣使稱臣。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於魏安，請救於利鹿孤。使僞檀赴之。比至，則超已退矣。朗閉門距之。僞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久必自降。多殺何爲？如其不捷，彼必臣人。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僞檀乃與朗連和，尋襲而敗之。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利鹿孤使僞檀伐涼，尅顯美。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五

執太守孟禕，責其不降。禕曰：「不才爲呂氏守土，若大軍甫至，而望旌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僞檀欲以爲司馬，禕曰：「爲人城守而不能全，復忝顯任，非所安也。」若蒙明公之惠，聽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僞檀義而遣之。二月，姑臧大饑，沮渠蒙遜伐涼。涼使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左丞婆衍喻曰：「姑臧穀石萬錢，資食無所。而蒙遜千里引師，糧運不屬，二寇相殘，吾之利也。蒙遜若拔姑臧，適爲吾取之耳。」僞檀曰：「姑臧雖饑，敝然地居形勝，要不可使蒙遜據之。」利鹿孤乃使僞檀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還。僞檀徙涼澤段冢。

五百餘家而歸。三月利鹿孤卒弟儁檀立始稱涼王遷於樂都。改元宏昌。秦使使拜爲車騎將軍。廣武公初乞伏乾歸歸晉興。以子熾磐爲質焉。乾歸之奔枹罕也。熾磐亦逃。追而執之。利鹿孤將殺之。儁檀不可。至是熾磐復奔允街。儁檀更歸其妻子。冬十月。

二月大城樂都。

癸卯三年秋七月。秦使齊難以兵徵呂隆入侍。擢王尙爲涼州刺史。儁檀攝昌松魏安二戍。

甲辰三年。去年號罷尙書丞郎。畏秦之彊也。使參軍

關尙朝秦。王謂尙曰。車騎爲國屏藩。而輒築大城。誠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六

款之謂何。關尙曰。僻在西陲。而密邇勍敵。車騎之設險。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也。王笑而是之。冬十月。文支大破南羌。表求涼州不許。

乙巳義熙元年夏六月。儁檀獻馬羊於秦。秦以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別駕宗敞送刺史王尙還長安。儁檀曰。吾得涼州。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舍我而去乎。宗敞曰。今送舊君。正所以爲明公也。儁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可以縱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哉。因薦本州名士孟禕。彭敏。辛晁。段懿。裴敏。馬輔。張昶。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

羽十餘人。僂檀大悅。贈敞馬二十匹。大饗文武於謙光殿。使西曹從事史嵩朝秦。拜遷涼州也。秦王謂史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對曰。車騎樹德河西。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今以虛名授人。而內收大利。使車騎永爲藩輔。遙制鴟張。此陛下之明。秦之福也。王悅其言。拜嵩騎都尉。秋八月。僂檀宴羣寮於宣德殿。

仰視而嘆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哉。孟禕曰。昔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以爲不拔之業也。而秦師濟河。濯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

晉記

卷之七

十六國錄

七

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勢若排山。王有西夏。率土崩離。稽首乞命。富貴何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垂百年。而更十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僂檀曰。非君不聞此言也。更爲之歡飲。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僂檀雖受秦命。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宗敞自長安回。以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冬十月。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徵集戎夏兵。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於姑臧。

丁未三年。秋。伐北涼。蒙遜距戰於均石。爲其所敗。僂

檀暹穀以給西郡。蒙遜擊之。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降蒙遜。冬十一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大敗。將數騎奔南山。以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叛。僞檀騎將白路擊斬之。戊申四年夏五月，秦使尚書韋宗來觀釁，遣姚弼斂成率師二萬言伐夏也。僞檀不設備，弼成濟自金城克漢口，殺昌松太守蘇霸，進屯於姑臧。僞檀擊弼，弼退西苑。而州人王鍾等密應秦，候人執其使前軍伊力延侯謂僞檀曰：今疆敵在外，姦豎在內，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乃坑五千人。而使鎮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八

北俱延鎮軍敬歸等率騎分擊，敗之。姚顯將兵援弼，使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將軍宋益馳擊斬之。顯委罪欽，成使使謝僞檀。僞檀亦遣使謝罪。冬十一月，遂復稱涼王，赦境內，改元嘉平，立妻折掘氏爲后，子虎臺爲太子。已酉五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昌松太守。辛亥七年春，使左將軍枯木掠北涼臨松，蒙遜禦之，枯敗而歸。僞檀乃自率師伐之。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動必不利。悔之何及。僞檀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無功當封汝。戰敗於窮泉，僞

檀匹馬而奔。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夷夏萬餘戶悉降。僣檀納質請和。蒙遜徙其八千餘戶而去。召景保而謝之。封爲安亭侯。夏四月。遷於樂都。畏蒙遜之偪也。姑臧人焦謙。王侯。推焦朗爲主。降於北涼。

壬子八年春二月。北涼拔姑臧。執焦朗。遂圍樂都。取其子安周爲質。而歸僣檀。怒曰。我詎終爲人下乎。復伐蒙遜。至番禾。若藿掠五千餘戶。將軍屈右勸旋師。衛尉伊力延不可。俄而昏霧四塞。北涼兵集擊僣檀。敗之。復進圍樂都。僣檀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始歸。

夏五月。西秦襲白土。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九

癸丑九年。北涼侵西平。邯川人衛章謀叛僣檀。孟愷討而戮之。秋。蒙遜攻樂都。不克。文支迎降。蒙遜復圍樂都。僣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甲寅十年春。唾契汗乙弗叛北涼。僣檀欲擊之。孟愷諫曰。我連年不獲。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彼二虜者。時伺吾隙。不如南結熾磐。通糴以舒難。得以畜力繕兵。相機而動。何患無時。唾契汗乙弗非肘腋之賊也。二虜乘虛。將何以禦之。僣檀曰。叛而勿討。虜益輕我矣。謂太子虎臺曰。蒙遜雖彊。然近去不能卒來。熾磐雖衆。猶易禦也。吾不過一月而還。汝謹守樂

都必無他慮。乃以騎七千襲破乙弗。獲馬牛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襲樂都。中郎尉肅曰。外城廣而難守。臣率諸晉人距戰於外。而太子與國人守內城。卽或不捷。猶足自存。以待王。虎臺曰。是區區者。何能持久。且懼晉人之有貳心也。召豪勇而閉之於內。孟愷泣曰。事今急矣。人思自效。太子何疑之有。疑之是使貳也。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餘人是懼。以君等安之耳。弗聽。一旬而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僭檀僭檀流涕謂衆曰。今還無所歸。不如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一

贖妻子。遂引師而西。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侍郎陰利鹿。隨之。僭檀嘆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而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雖然。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徠遠近。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可與之俱。吾老矣。所適不容。熾磐吾昔歸其妻子。今往必哀吾窮。卽或忌我。亦寧見妻子而死耳。遂與陰利鹿投熾磐。僭檀喟然謂利鹿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始終從吾者。惟子

一人歲寒不凋。於今見之矣。僂檀至西平。熾磐使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樂都之潰。諸城悉降。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使虎臺以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吾豈從子乎。熾磐使人謂賢政曰。汝國雖亡。汝妻子故在。孤城獨守。何爲乎。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今未知存亡。不敢聞命。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拜僂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以鳩而卒。僂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北涼。久之歸魏。魏拜保周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一

昌松公

自古破家亡國。昏庸者有之。而作聰明者。未有不尋覆轍也。烏孤鹿孤。乘時而起。而僂檀有才略。父兄奇之。卒以喪身覆國。蓋宋殤好戰以致災。楚靈驍武而取殺。僂檀其能免乎。

北涼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祖祁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宏。襲爵。苻秦時爲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博涉書史。

滑稽多權變。呂光王涼。以蒙遜及其伯父羅仇爲尙書。隆安元年正月。光擊西秦。前軍敗績。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昏耄。信讒。今軍敗將死。猜忌益甚。吾兄弟必不見容。不如勒兵向西平。出茗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西土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不從。已而光果殺羅仇。麴粥蒙遜以其喪歸葬。諸部會者萬餘人。蒙遜乃哭謂衆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君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可乎。衆皆曰諾。夏四月。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屯據金山。光使呂纂將兵擊之。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十一

蒙遜敗於忽谷。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爲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涼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戊戌二年春三月。蒙遜取涼西郡。遂降晉昌。敦煌。張掖。段業封蒙遜爲臨池侯。徙男成爲晉昌太守。冬十月。業築西安城。以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旣而呂纂敗莫孩於西安。

己亥三年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改元天璽。以蒙遜

爲尙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紹呂纂伐業。業求救於禿髮烏孤。烏孤使弟利鹿孤及楊軌救業。呂紹以業衆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呂纂曰。挾山示弱。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彊。必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戰則危矣。乃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而歸。段業由是憚之。

庚子四年夏四月。段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頗有智略。每輕蒙遜。蒙遜亦忌之。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初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十三

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沙州刺史孟敏。以爲效穀令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請於業。業因授之。將軍索嗣言於業曰。敦煌要郡也。不可使暠處之。業卽以嗣代暠。使率五百騎之官。暠遣同母弟宋繇逆擊之。嗣敗走還。暠表業殺嗣。業又殺之。蒙遜所憚。惟索嗣。馬權。權嗣。旣死。蒙遜與男成謀除業。男成不可。蒙遜求爲西安太守。業許之。蒙遜與男成期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謂業曰。男成將爲亂。若求祭蘭門。是其日也。至期男成以告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故。

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反。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投袂討之。無不尅者。業弗聽。竟殺男成。蒙遜聞男成死。又泣而謂衆曰。王信讒好殺。吾兄何罪。而又枉屠之。諸君能爲報讎乎。男成素得衆心。士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羌胡多起兵應之。臧莫孩率所部降。蒙遜壁於侯塢。業使右將軍田昂擊之。昂反降蒙遜。春無齒謀殺業辛丑五年。夏五月。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士曰。在此。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四

業見蒙遜流涕曰。孤單飄一己。爲公門所推。願乞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有尺牘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上。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令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以及於敗。男成弟俱。僦帥戶五百降南涼。六月。蒙遜自稱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鎮軍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輔國將軍。房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鷟。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李嵩亦起兵。自稱冠軍大將軍。與蒙遜相抗。秋七月。使李典入貢於秦。八月。酒

泉涼寧二郡降李暉

壬寅元興元年伐涼梁中庸出奔敦煌

無道之類

癸卯二年使臣僚各搜賢儔

魏書言公亮賦曰辛卯

甲辰三年夏六月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敗之虜其民五千戶

秋八月入貢於秦

蒙遜伯父中

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有罪自殺

冬秦使梁

斐張構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蒙遜

曰聞朝廷封儻檀爲公而我爲侯我其不如禿髮乎

構曰非也儻檀臣道未純加之重爵以羈縻之將軍

忠篤當入參朝政安可以不信待也尹姚齊徐國家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五

佐命元臣而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蒙遜曰然則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而遠封西海耶張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將軍之國也蒙遜大悅乃拜

乙巳義熙元年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

丁未三年夏六月南涼掠赤泉

秋八月破李暉於

安彌

戊申四年春二月地震太史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

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尅木其大軍東行無前之徵乎

遂攻儻檀於均石降其西郡

庚戌六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秋七月以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子鄯善爲西郡太守。率師出丹嶺北虜思盤率部落來降。

辛亥七年春三月伐南涼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僞檀追之及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不可蒙遜曰彼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壁壘未成可一鼓而殄也。遂進擊之僞檀大敗蒙遜乘勝至姑臧僞檀嬰城請和取質而歸。

壬子八年春二月蒙遜拔姑臧以弟挈鎮之進圍樂都。秋七月使沮渠百年襲西涼西涼擒百年。冬

晉記

卷二十七

十六國錄

六

遷於姑臧自稱河西王大赦改元元始置官僚繕宮殿。

癸丑九年尊母車氏爲太后子政德爲世子南涼來伐敗之圍其樂都禿髮文支及成宜侯來降。秋八

月伐南涼取質而歸。冬十月西如茗藿使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敗之俘二千餘落

甲寅十年夏西秦滅南涼禿髮承鉢禿髮副周來奔乙卯十一年春三月伐西秦克廣武郡遂濟湟河渡

浩亶西秦使乞伏魁尼演邀之蒙遜擊斬之擒其將王衡折斐麴景。夏五月上表於京師。赫連勃勃

使使來結盟使弟漢平蒞盟於夏西秦襲湟河擒司馬隗仁

丙辰十二年春伐西秦進次石泉三月襲破烏啼卑和率衆迎降蒙遜循海而西至於鹽池祀西王母及金山而歸

丁巳十三年秋八月太尉裕伐秦蒙遜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其能久留乎

戊午十四年夏五月殺校書郎劉祥祥入言事與蒙遜辨論蒙遜怒曰汝聞劉裕滅秦敢研研然也卽命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七

斬之羣臣惕息冬上表內附帝拜蒙遜爲涼州刺史

庚申元熙二年秋蒙遜欲伐西涼攻秦浩亶而蛇盤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在吾帳前天其或者欲吾迴師以定酒泉也遂潛還屯川巖李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嘆曰蒙遜多詐而善用兵吾屬今爲隸矣歆率師東出蒙遜聞之喜曰李歆入吾彀中矣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兵事尙謀非詐之不可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將進攻黃峪歆聞大喜進入都瀆濶蒙遜潛軍逆敗之於懷城歆復戰於蓼泉蒙遜殺

歆遂滅西涼。見歆母尹氏勞之。爲牧犍娶其女焉。蒙遜稱王八年而晉亡。宋元嘉十年卒。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滅。

蒙遜乘呂氏之衰。僞推段業卒。逞凶謀。見利而忘義。苞禍以滅親。雖狡詐善兵。制命一隅。適足爲魏氏驅除云爾。

西涼

李暘 李歆

李暘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孫仲翔。東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六

素昌素昌者。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而家焉。暘高祖雍。晉東莞太守。曾祖柔。相國從事中郎。出爲北地太守。祖奔仕涼。爲武衛將軍。封安世亭侯。父昶爲涼世子。侍講。早卒。遺腹生暘。暘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有。大度。及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後涼太史令郭騰謂暘曰。君當有國土。若家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之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暘效穀令。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推暘爲敦煌太守。暘初難之。其同母

弟宋繇曰。兄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告於段業。業拜嵩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謂業曰。李嵩非終爲人下者。不可使據敦煌。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嵩出迎。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曰。河右分崩。羣雄競起。大丈夫處一國成資。而束手於人。豈不爲天下笑乎。且嗣志驕兵弱。出其不意。可擒也。嵩於是備牛酒。遣使僞若迎嗣者。而使張邈尹建興。選騎數百擊嗣。嗣奔還張掖。段業殺嗣。更遣使謝嵩。分敦煌之涼。與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嵩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九

庚子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涼公。赦其境內。建元。庚子。追尊祖。弇爲涼景公。父昶爲涼簡公。以唐瑤郭謙。索仙。張邈。宋繇。尹建興等爲將軍。司馬。長史。折衝將軍。宋繇。東伐涼興。擊玉門。已西諸城。下之。遂屯兵於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壬寅元興元年。梁中庸來奔。初。嵩與索嗣爲刎頸之交。旣而相構。以致不終。因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能於千里。

之外。按長繩而絞其頸乎。中庸曰。智固。有長短。命亦有成敗。若以身死爲負。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哉。曷默然。署爲牧府主簿。是歲作靖恭堂。有白雀來翔。秦拜曷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二年。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

甲辰三年。秋九月。立子歆爲世子。

乙巳。義熙元年。曷改元建初。使舍人黃始。梁典。閒行奉表京師。冬十月。遷於酒泉。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丙午二年。春正月。曷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登車理轡。百慮填膺。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哉。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遠佞諛。近忠正。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禁御左右。無作威福。勿逆億。以示已明。無

自專以廣諮詢。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今日哉。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庶無愧於夙志也。南涼來

聘。嵩遣使報之。秋九月。嵩率師二萬。略地至於建康。冬十月。北涼侵建康。掠三千餘戶。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人萬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三

餘戶於敦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也。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嵩東遷。皆徙之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遏南虜也。丁未三年。冬十二月。復使沙門法泉奉表京師。

辛亥七年。秋七月。北涼來攻。使子歆與將軍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北涼虜元虎。嵩以金銀四千贖之。與之盟。各解而歸。

壬子八年。秋八月。北涼復來侵。嵩曰。兵有不戰而敗。

敵者挫其氣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曲在彼矣。我閉門不戰。待其氣竭而擊之。蔑不克也。蒙遜挑戰弗應。糧盡而去。使子歆以五千騎邀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癸丑九年冬十月。嵩手書諸葛武侯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悔咎。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公訓勵。應璩奏諫。尋厥始終。周孔之教在其中矣。爲國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五

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者獲多。汝等其勉之哉。當是時。蒙遜侵寇不已。嵩志在通和。以保境息民。而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嵩召而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昔前涼時。有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於涼昭公者。羣臣壯之。獨謝艾莞爾而笑。昭公問焉。對曰。臣見黃雀之捕蟬矣。未見蛇之果能吞象也。卿有必克之策。當爲孤陳。若勢力未能。而徒倡大言。何異於是哉。承明有慚色。

丁巳十三年春。嵩寢疾。謂宋繇曰。吾少罹荼毒。百艱

備嘗才弱智淺不能混一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吾死世子猶卿子也。宜善導之。二月薨年六十七。諡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時取於秦隴而植之。終不能殖。惟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生焉。嵩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嵩聞而悲之。爲之誄。凡所著詩賦數十篇。而梁中庸劉昉以文學得幸焉。

歆字士業。嵩之次子也。嵩元妃辛氏生子譚。早卒。繼

室尹氏生歆。嵩卒歆嗣。大赦境內。改元嘉興。尊母尹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北涼使沮渠廣宗詐降於歆。歆遣將溫宜等迎之。而自勒大軍爲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還。蒙遜以精騎蹙歆。歆親督兵與戰於解支澗。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戊午十四年。蒙遜大伐歆。芟稼而還。告喪於京師。

使還。帝以歆爲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歆

性嚴酷。好繕築。不恤國政。由是災異迭見。境內怨之。

己未元熙元年。夏六月。從事中郎張顯崔氏春上疏

秋作顯

諫曰涼土分崩勢不久立兼并之本寔在農戰懷遠之略莫如寬簡入歲以來陰陽失序暴雨傷和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寔此之由我先王爲西夏所推流標萬里故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所謂詒厥孫謀者也沮渠蒙遜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是以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以殿下非但不能殄蒙遜竊恐蒙遜方爲社稷之憂矣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亦上書曰臣聞天之愛人后慤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能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十四

以來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亦聞道於先師矣且行年五十有九以耳目之所聞見自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民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

張掖。此皆目前之已事。亦殿下之所聞知。夫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堂。而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陽精。何可無光。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擒。地者至陰。當靜而動。反亂天常。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於子弟。是以不避忤上。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虛衿下士。廣招英俊。待國有數年之積。然後命韓白爲前驅。一鼓而姑臧可平。將飲馬涇渭。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是憂哉。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矣。歆不納。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五

庚申二年秋。歆聞蒙遜攻秦。命中外戒嚴。將擊張掖。歆母尹氏曰。我國新造。地狹人稀。靖守猶懼。或失。何可輕冀。非望。且蒙遜驍武善兵。汝非敵也。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不德。事之無日矣。宋繇又固諫。竝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還也。歆率騎三萬。次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拒戰於懷城。歆大敗。左右勸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教。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母哉。勒衆復戰。蒙遜逐之。歆失馬。驍騎辛淵以所乘馬授歆。赴戰而死。歆亦

爲蒙遜所殺。諸弟酒泉太守飜、新城太守預、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於酒泉。初，歆之未敗也，有大蛇自南門入，至恭德殿前，雙雉飛出宮中。又敦煌父老夢白頭公衣袷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桐椎歆小字也。至是而亡。飜及弟敦煌太守恂及諸子復自敦煌奔北山。蒙遜遂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而元緒麤險，好殺郡人。宋承張宏密招恂，恂將數十騎入敦煌。元緒出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涼州刺史。蒙遜使子德政攻之，不克，乃自擊恂。三面築堤以水灌城，恂遣壯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三

三

士千人連版爲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投降。恂先殺妻子而自殺。蒙遜屠其城。歆子重耳奔江左。仕宋，後歸魏，爲恆農太守。蒙遜徙飜子寶等於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宋少帝元年，流民歸寶者二千餘人。後自伊吾率流人及柔然南襲敦煌，使弟懷達奉表歸魏。魏拜懷達爲敦煌太守，寶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在鎮三年，因入朝。遂畱魏都。魏太安五年卒，諡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而歆母尹氏及諸女竟死於伊吾。以河右干戈凶擾之際，而元盛獨思以寬厚息民，誠

子諸書。詒謀蓋遠矣。爲唐之后稷也。宜哉。

夏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曾祖虎。劉聰時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祖豹子招集種落。復雄於諸部。石虎拜爲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秦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務。屯於代來城。秦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使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七

勝濟河。尅代來殺辰。勃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欲送勃勃於魏。其兄子阿利切諫不從。阿利乃密使勇士篡勃勃於路。送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奔于。于以其女妻之。勃勃衛辰之第三子也。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秦王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寵遇踰於勳舊。羣臣皆諫。王曰。吾方與之共平天下。何爲逆忌之。更拜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爲伐魏偵候。姚弋萇固諫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進五原公。使鎮朔方。會魏王珪歸所虜秦將於秦。秦歸賀狄干。

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秦。

丁未，義熙三年春，河西鮮卑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弈于，并其衆。衆至五六萬。夏六月，遂自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號稱曰夏。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尙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尙書右僕射。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諸將勸勃勃定都高平，以圖長安。勃勃曰：吾大業草創，衆旅不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寡不敵。唯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擊後，救後擊前，使彼疲於奔命，不出十年，嶺北河東皆爲吾有。待姚興旣死，徐取長安，未爲晚也。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晝閉。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稱王，求婚於秃髮儁，檀儁檀弗許。勃勃怒，冬十一月，率師二萬擊之。自楊

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計。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僇檀率衆追之。焦朗勸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以扼其隘。賀連怒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幸而獲勝。今牛羊塞路。人懷貪競。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何爲示人以弱乎。僇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僇檀使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衆逆擊之。大敗。追奔八十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於嶺北。與秦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敗之。俘斬數千人。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七

戊申四年夏五月。秦使齊難伐夏。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難遂不設備。勃勃擊之於木城。擒難及其將士萬三千人。戎馬萬匹。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皆置守宰以撫之。

己酉五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五井。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興自將伐夏。至貳城。使將軍姚詳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秦王大懼。使姚文宗距戰。勃勃僞北。姚榆生追之。伏兵左右擊之。秦師大敗。秦將王奚驍悍善戰。別守勅奇堡。勃勃攻之。奚短兵接戰。夏衆披靡。勃勃欲生致奚。乃堰截其水。堡中

追執奚出降，勃勃欲用之。奚與所親數十人皆自刎而死。冬，攻秦將王洛生於黃石岡，彌姐豪地於我羅城拔之，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對未可戰也庚戌六年春三月，使尙書胡金纂攻平涼，秦人救之，金纂力戰而死。其兄子左將軍羅提尅秦定陽坑將士四千餘人，擒秦將姚廣都。夏四月，勃勃自率師攻秦姚壽都於清水城，壽都奔於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秦王興自安定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還。辛亥七年春正月，秦將姚詳棄貳城南奔大蘇，勃勃使鹿奔干要擊之，執詳，悉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十一

壬子八年春二月，勃勃攻秦安定，與秦將楊佛嵩戰於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進攻秦東鄉，降其將党智隆，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之曰：「秦其可滅乎？」對曰：「陛下將混一四海，續神禹之緒，何不可滅之有！雖然，姚萇凶逆滔天，而秦王寬厚，百姓愛之，且藩鎮猶固，若天啓靈圖，秦王不永，易世之後，未可知也。」勃勃笑曰：「吾姑蓄力以俟之耳。」拜買德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河南王乞伏乾歸卒，勃勃欲乘其喪伐之。

王買德諫曰。乞伏吾之與國也。新遭大喪。吾不能卹而及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

癸丑九年春。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餘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其新城可名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卽殺作者。勃勃以爲忠。甚任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而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製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三

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人。鑿淶漣池於三交。時工役繁興。民不堪命。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幾永享無疆之祚。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幾宗室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晉冬十二月。立妻梁氏爲后。子瑣

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甲寅十年春正月侵魏河東蒲子

乙卯十一年夏四月尅秦杏城執其將姚達姚大用

姚安和姚利僕尹敵坑戰士二萬人夏五月及北

涼盟秋九月入秦新平

丙辰十二年夏六月勃勃率騎四萬襲秦上邽尅之

殺刺史姚平都及將士萬餘人以子昌爲雍州刺史

鎮陰密秦將姚恢棄安定安定人胡儼華韜據城

降夏勃勃署儼侍中韜尙書畱將羊苟兒配以鮮卑

晉記

卷二十七

十六國錄

三

五千鎮之進攻姚誼於雍城誼奔長安勃勃遂進掠

郿城秦使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率師拒之

勃勃退如安定胡儼襲殺苟兒鮮卑復以城降秦姚

紹擊勃勃於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勃勃歸杏

城使兄子提南侵秦池陽秦將姚裕彭白狼蛇元擊

提提敗而還勃勃聞太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

裕智略非常姚泓非其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

人秦必亡矣然裕尅長安必不能久畱不過畱子弟

及諸將守關中吾取之如拾芥耳勃勃乃秣馬休士

丁巳十三年春三月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成郡縣悉

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太尉裕入長安，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報之。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畱子義真鎮長安。以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爲中兵參軍。傅宏之爲治中從事，勃勃聞之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劉裕滅秦，不遑坐鎮，其意在篡晉，故狼狽而歸。此天以關中賜陛下也。」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遣游兵截之。東塞潼關，杜嶠峽，然後傳檄三輔，布以恩德。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旬月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不戰而自定也。勃勃乃使子瓚率騎二萬南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三五

向長安。子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大軍繼發。瓚至渭陽，降者屬路。

戊午十四年春正月，義真使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對使者謂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見託於數千里之外，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告田子，田子甚懼而銜之。裕初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入見，謂鎮惡家在關中，恐有貳志。太尉曰：「今此畱文武精兵，彼若爲不逞，祇足自滅耳。」因笑曰：「猛虎不如羣狐，卿輩十餘人，何懼一王鎮惡耶？」至是，田子與鎮惡俱

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送義真還建康因據關中田子益懼辛亥田子請鎮惡會傅宏之壘中計事因屏人語使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宏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披甲登門以察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見義真言鎮惡反王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宏之大破瑣於渭陽又破之於寡婦津瑣乃引還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長史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秋九月使左右劉乞殺修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太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鎮洛陽而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鎮長安冬十月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十一月勃勃入長安瑣率衆追義真義真匹馬而奔買德獲寧朔將軍傅宏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義真之奔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會日暮瑣不窮追中兵參軍段宏單騎求義真緣道呼之義真聞之出就宏宏乃束義真於背而歸勃勃欲降傅宏之宏之不屈大罵而

死。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可謂算無遺策矣。拜都官尚書。封爲河陽侯。先是龍驤將軍王敬成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就焉。齡石之弟超石。以中書侍郎勞憫河洛。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從之。齡石欲使超石閒亡。超石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十二月。赫連昌攻朱齡石。超石王敬於潼關。敗而執之。送於長安。皆殺之。羣臣勸進。勃勃遂稱帝。大赦。改元武昌。使叱奴侯提率師寇蒲坂。并州刺史毛德祖奔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

己未元熙元年春正月。勃勃在長安。二月。徵隱士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五

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甚。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吾。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輩弄筆當置吾於何地邪。遂殺之。勃勃將回統萬。羣臣勸都長安。勃勃不從。羣臣固請。勃勃曰。吾豈不知長安秦漢故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止數百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渡河而西。卿等適未之思耳。皆曰。非所及也。乃置南臺於長安。以瑣爲雍州牧。領南臺尚書事。勃勃田於三交。遂還統萬。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復改元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名

南門曰朝宋。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北門曰平朔。追尊祖考爲帝。

庚申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沖天臺於南山。勃勃性暴好殺。視民如草芥。常置劍矢於左右。羣臣有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不聊生在位十四年。入宋元嘉二年卒。傳子昌及定。二十有六載而魏滅之。勃勃始則倚秦。終焉反噬。雖雄略過人。而凶殘好割。部內囂然。蓋殺運未除。遂叨非據。滅亡之禍。宜在厥身。而猶及其後嗣。幸矣。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三

三

晉記卷六十七終

代

拓拔力微 祿官 猗盧 鬱律 賀儻

紇那 翳槐 什翼犍 珪 改號魏 嗣

代之先名曰索頭。鮮卑之別部也。姓拓拔氏。自言黃帝之後。世居北荒。以畜牧射獵為業。其始甚微。不交南夏。至會長毛彊大。統三十六國。九十九姓。乃稱可汗。後五世有推寅者。南遷大澤。地方千里。推寅七世孫鄰。兄弟七人。及宗族乙旃氏。車悝氏。分統部眾為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一

十族。鄰子詰汾徙居匈奴故地。與神女耦。生子力微。詰汾死。力微立。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回部。其大人寶賓與力微攻西部。軍敗。失馬。力微以所乘駿馬授賓。得逸。遂德之。妻以愛女。問其所欲。力微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許之。賓死。其子忌力微陰謀殺之。力微因殺賓子。而盡并其眾。遷定襄。之盛樂。諸部憚之。至魏景元二年。始遣子沙漠汗入貢於魏。魏畱之洛陽。呼為索頭虜。索頭者。因其俗以索辮髮。而名之者也。自是與中國互市往來不絕。魏亦賜以金帛。繪絮。歲以萬計。晉既代魏。武皇帝泰始三年。遣沙

漢汗歸國。咸寧元年。力微復遣沙漠汗入貢。還至幽州。刺史衛瓘表畱之。武帝不可。瓘乃密賂其諸部大人。使相間隙。力微因殺沙漠汗。力微年百有四歲而死。子悉鹿立。其國遂衰。朝廷嘉瓘之功。封其弟爲亭侯。悉鹿立九年死。弟綽立。綽立七年死。沙漠汗少子弗立。弗三年死。祿官立。祿官力微之子。悉鹿之弟也。始分國爲三部。祿官自居東部。在上谷之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以沙漠汗長子猗它統一部。居代郡。參合陁北。猗它弟猗盧統一部。居盛樂故城。代人衛操。箕澹及操從子雄往依之。勸猗它兄弟招納晉人。晉人附之者稍衆。猗它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爲界。惠帝元康中。猗盧西略諸國。劉淵之據離石也。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乞師於猗它。猗它以輕騎數千赴之。斬漢將綦母豚。騰表加猗它大單于。金印紫綬。猗它凡十一年而卒。子普根代統其衆。永嘉元年。祿官卒。猗盧遂總攝三部。當是時。匈奴帥鐵弗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攻新興雁門。并州刺史劉琨欲討之。而衆弱。乃以子遵爲質。乞師於猗盧。猗盧使弟子鬱律將二萬騎助。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一

琨大破之。屠其營落。劉虎竄居朔方。琨大悅。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封代公。而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率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琨旣不能制。又欲猗以爲援。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於陁南。以其地與之。猗盧東接代郡。南接西河朔方。地方數千里。由是益盛。劉聰寇洛陽。琨以猗盧之衆請討之。而東海王越忌。苟晞爲後患。辭以饑饉。猗盧乃還。六年。琨爲劉曜所襲。奔於常山。告難於猗盧。猗盧使子六修。猗它。子普根。及衛雄。箕澹等爲前鋒。而自率師二十萬繼之。琨收散卒爲鄉導。與劉曜戰於汾東。曜馬中七創。踰蒙山而走。猗盧縱騎追之。斬其將五六人。伏尸數百里。琨自營門步入拜謝。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公父母見害。吾誠愧。公公何謝。琨固請進軍。猗盧不可。曰。吾遠來。士馬疲敝。劉聰亦非一戰能滅也。饋琨馬牛羊千餘頭。戍之而還。建興元年。城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復築新平城於灑水之陽。居子六修。統領南部。三年。進猗盧爵爲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初。劉琨與猗盧結好。常使從事繁峙。莫含將命。含來往代國。猗盧器之。至是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許之。而

舍家世貨殖。貲巨萬心不欲行。琨謂含曰。方今劉石滔天。諸夏流離。而并州單弱。以吾薄德而克自立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故傾身竭貲。以子爲質而奉之。冀爲國家滅殘賊。雪大恥。卿素懷忠義。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使吾指臂如意。得梟劉石。豈惟一州賴之哉。含往。猗盧甚任之。常與參大計焉。猗盧勇略過人。而性殘忍。用法嚴峻。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則舉部戮之。老幼涕泣。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初。猗盧愛少子比延。欲立之。故使六修出

晉記

卷二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四

統南部。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比延欲之。猗盧使六修與之。六修弗與。又使六修拜比延。六修曰。我兄也。不拜。猗盧乃使比延乘已步輦。導從而出。六修以爲王也。伏謁道左。旣而見比延。慙怒而去。猗盧使人召之不還。四年二月。猗盧率師伐六修。六修逆戰。敗之。殺比延。猗盧微服走民間。有婦人識之。遂共殺猗盧。國中大亂。雲中侯衛雄爲左將軍。樓煩侯箕澹爲右將軍。羣情附之。因國人猜嫌相戮。謀欲南歸。告衆曰。聞諸舊人忌吾新附。將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無遺種矣。晉人及烏丸皆懼。曰。死生惟二將。

軍雄澹乃與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歸琨普根在外聞難攻六修滅之而自立一月而卒國人乃立鬱律太興元年秋七月劉虎侵代西部鬱律擊而敗之虎從弟路孤附代於時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士馬彊盛號稱百萬而鬱律雄武得衆心猗它夫人惟氏忌之恐不利於其子因殺鬱律及大臣數十人而立其子賀儻鬱律之子翳槐出奔賀蘭惟氏自臨朝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太寧二年賀儻始親政以諸部多梗徙居於東木根山三年賀儻卒弟紇那立咸和二年趙石虎伐代紇那禦之於陁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五

大敗遂遷於大甯使使求翳槐於賀蘭賀蘭弗與紇那與宇文部擊賀蘭四年賀蘭伐代紇那出奔宇文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翳槐翳槐立七年殺賀蘭部帥藹頭國人叛之密召紇那於宇文而奉之翳槐出奔趙咸康三年趙使李穆率師納翳槐於大甯紇那出奔燕四年翳槐卒弟什翼健立初惟氏之殺鬱律也將殺諸王子使人收之翼健方襁褓其母王氏匿之袴中祝之曰天苟祚汝則弗啼久之不啼得免翳槐之立爲質於趙翳槐有疾命諸大臣立之大臣以翼健在趙未必其得立也謀立次弟孤孤辭曰兄在

吾安敢立。且先王之命也。諸大臣曰：恐趙不我與，則若之何？孤曰：吾往迎而請，畱爲質，其必歸也。孤乃詣鄴，請以身代翼捷。趙王虎義之，而俱遣焉。十一月，什翼捷卽位於繁峙之北，分國半部於孤。改元建國。代自猗盧之弑，國多內難，部落離散。翼捷身長八尺，隆準，龍顏，髮與身齊，有智略，能修祖業，置百官，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信，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莫不款附焉。五年夏五月，朝諸部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灑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上八

源之川，連日不決，入告太后王氏。太后曰：吾自先世以來，遷徙爲業，故能雄視漠北。今天下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不意，將焉避之？乃止。六月，使使求婚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七年九月，築盛樂城於故城之南。燕后卒。建元二年，復聘燕王皝女爲后。永和十一年，太后王氏卒。十二年，燕使使來請婚，興寧元年，如君子津。十月，至代。二年冬十月，伐高車，大破之，獲馬牛羊數十萬口。三年，擊沒歌破之。太和二年，使燕鳳聘於秦。三年冬十月，擊匈奴衛辰，時河冰未結，以葦緝約澌，俄而冰合，復散葦於上，堅如浮梁。衛辰

不虞代王之至也。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咸安元年。復擊高車破之。二年。子寔卒。太元元年。冬十一月。秦伐代。使白部獨孤部禦之。大敗而還。翼犍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復敗。翼犍奔於陰山之北。而高車雜種叛代。寇掠不得芻牧。乃復渡漠南。十二月。還至雲中。什翼犍病甚。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高涼王孤子斤。失職怨望。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殺汝。而立燕后之子。故每夕以兵遶廬。將伺便而發也。子其慎諸。寔君信之。遂殺諸弟而弒什翼犍。國中大亂。時秦軍在君子津。闞之。

晉記

卷二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七

勒兵趨之。部衆驚潰。遂平代地。散其部落於漢郭邊。故地。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西市。遷翼犍庶子窟咄於長安。使入太學。什翼犍性寬厚。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翼犍弗發。謂燕鳳曰。吾不忍見謙面。故告卿。卿慎勿洩。或慚而自殺。是吾爲財而辱士也。嘗擊西部。流矢中目。西部旣破。諸大臣執射目者於前。欲屠削之。翼犍曰。彼亦爲其主耳。何罪焉。翼犍立三十九年。而秦滅之。寔之死也。遺腹生珪。秦旣定代地。珪以幼與母賀氏依劉庫仁。秦王欲遷之長安。燕鳳謂秦王曰。代別

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宜分
代地爲二部。使兩人統之。兩人素有隙。其勢不相下。
亦莫敢先發。俟其孫長而立之。爲秦禦邊。是秦施大
惠於亡國也。秦王從之。遂分爲二部。其南部大人長
孫嵩及元他等。將代遺民依庫仁。旣而慕容文殺庫
仁。弟頭眷代攝國部。太元十年。庫仁之子顯弒頭眷
而自立。復謀殺珪。代故大人梁蓋盆子六眷爲顯謀
主。密使人告珪。珪姑顯弟亢望之妻也。知之。亦告珪
母賀氏。遂出奔賀蘭。依舅賀訥。訥弟染干忌之。又欲
殺之。賀氏泣曰。汝兄弟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八

染干慙而去。十一年春正月。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
大人謀曰。秦今大亂。諸豪傑蜂起。慕容氏復立於東
方。我諸部世爲代臣。受建國恩。今嫡孫珪。廣額大耳。
智略非常。當共奉爲主。存代社稷。以經略中原。乃請
於賀訥。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以長孫嵩爲南部大
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蒞部衆。以張袞爲左長
史。許謙爲右司馬。奚牧爲治民長。其餘班賜各有差。
二月。徙都盛樂。務農息民。四月。改號曰魏。建元曰登
國。五月。劉顯弟亢望率衆來降。珪叔父窟咄爲西燕
新興太守。與劉顯通謀叛珪。諸部騷動。八月。珪北踰

陰山。因賀蘭阻山爲固。使乞師於燕。十月。珪自弩山至牛川。屯於延水。南出伐谷。會燕師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當是時。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與弟亢壘乖爭。張袞言於珪曰。劉顯志在并吞。與我逼處。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後無及矣。十二年五月。使安同如燕。乞師。時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燕主大怒。遣其子麟率師會之。六月。珪自將擊顯於馬邑之南。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奔西燕。立顯弟爲烏桓王。以撫其衆焉。十三年五月。北擊庫莫奚。六月破之。七月。珪還赤城。八月。使元儀聘於燕。儀還謂珪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十四

九

曰。燕主老矣。而太子闇弱。范陽王才氣自雄。非少主臣。燕王若沒。內患必興。珪於是始有圖燕之志。十月。燕遣使來聘。十二月。珪如女水。擊解如部。破之。十四年春正月。襲高車諸部。二月。復如女水。擊叱突鄰部。賀染干率師救之。逆擊走之。五月。遣使如燕。十月。燕使使如魏。謀會擊賀蘭諸部也。十五年三月。魏師次鹿渾海。擊袁紇部。破之。四月。與燕會師。大破賀蘭諸部。秋九月。擊叱奴部於囊曲河。十六年春二月。如紐埒川。使元儀。元虔。擊黜弗。秋七月。使弟元觚如燕。九月。珪屠五原。冬十月。擊柔然。初。柔然部入世服於代。

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珪之立也。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乃引兵擊之。柔然舉部北遁。追奔六百餘里。諸部將以糧盡乞班師。珪不可。曰。殺副馬猶足支三日食也。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徙其部衆於雲中。十一月。衛辰使子力侯提攻魏南部。珪以五六千人破之於鐵岐山南。獲軍輜牛馬二十餘萬。自五原金津渡河。抵衛辰所居代來城。辰父子出走。諸將追之。獲力侯提。辰少子勃勃奔叱干部。殺其宗黨五千人。遂次於鹽池。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萬匹。牛羊四百萬口。國用由是始饒。作河南宮。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十

書郎以下悉用儒者。珪初拓中原，畱心撫納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召見，存慰稍有才用，咸加擢敘。使將軍奚牧略地晉川，獲燕丹陽王買得。十一月庚子，拔燕常山，使王建李栗攻信都。軍之所至，不得傷民。桑棗已未，進圍中山。不克。丁卯，引軍而南。次於魯口。隆安元年春正月，大饗羣臣於魯口。將軍賀賴盧叛降燕。燕慕輿根攻博陵，殺魏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抄魏租運。珪患之，自將圍信都。拔之。二月，如陽城。丁丑，軍於柏津塢。燕悉衆攻營，燎及帳下。珪蹶而出。己而燕軍自亂。魏追擊之，大敗燕師。燕祕書監崔逞等降。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十一

魏三月進圍中山。壬子，燕主寶出奔龍城。慕容詳城守拒魏稱帝。珪以中山民爲詳所勝，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命諸將罷圍。珪亦還魯口。七月，慕容麟殺詳而自立。珪使長孫肥襲之，入其郛而還。時魏軍中大疫，人畜多斃。將士久役思歸。珪聞之，以問諸將。諸將曰：存者不過十四五矣，爲之奈何？珪曰：此天命也。人其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言。使略陽公苻中山禾黍。九月，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使趙武進軍擊之。太史令晁崇諫曰：不可。是疾日也。昔

紂以甲子亡。故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則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興師。十月丙寅，進次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級。麟奔於鄴。甲申，進克中山。降公卿以下二萬餘人。使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走保滑臺。元儀克鄴，追德至河不及而還。珪如真定，得王永之子憲，喜曰：此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遂至於鄴，立行臺。以日南公和跋鎮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令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珪將北還，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十一

五百餘里。恐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使衛王儀鎮之。徙山東民十餘萬口而還。三月，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封丕朱羽健於秀容川，地方三百里。以從征有功也。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卽承爲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爲若取長遠，宜以代爲號。珪乃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

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察而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命吏部郎鄧淵定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尙書崔宏總而裁之。十二月。羣臣勸進。己丑。始稱皇帝。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爲帝。自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色尙黃。數用五。祭用分。至及臘。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焉。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三

代都。東至代郡。西至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焉。己亥三年。春正月。魏祀南郊。大舉伐高車。二月。破其三十餘部。大獲而還。起鹿苑於南臺之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輪廣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於苑中。三月。分尙書諸曹。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燕滑臺降魏。秋七月。秦寇洛陽。魏使太尉穆崇入援。河南太守辛恭靖求救於魏也。殺御史中丞崔暹。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神主於太廟。

庚子四年春正月遣使循行州郡察舉不法 二月
耕藉田 三月立后慕容氏 夏四月秦遣使來聘
五月使使聘於秦 秋七月起中天殿及雲母金華
二堂 冬十一月使常山王遵擊破多羅部帥沒奕
于沒奕于與劉勃勃奔秦州 十二月置仙人博士
儀曹郎董謐獻服餌術也 殺左將軍李粟
辛丑五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
聖先師 夏四月罷鄴行臺 詔有司舉遺才 五
月起紫極殿 秋七月使長孫肥徇許昌至彭城材
官將軍和突擊黜弗素古延諸部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十四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燕侵魏遼西 柔然社崙救
素古延諸部和突逆擊破之 柔然遂遁漠北 奪居高
車故地 夏五月秦使姚平伐魏 秦王自督諸軍爲
平後繼 取魏乾壁 六月治兵於東郊 以毗陵王順長
孫肥爲前鋒 秋七月魏主始書魏主稱帝故也自將禦之 八月
至於柴壁 秦王率師來救 逆擊破之 俘其餘衆三萬
餘人 獲秦將狄伯支 雷星 康猥 姚伯禽 四品將軍以
上四十餘人 冬十月班師 十二月柔然社崙侵魏
社崙自據高車故地 遂併吞諸部 雄於朔方 其地西
至焉耆 東接朝鮮 南臨大漠 羈縻旁小國 因自號豆

代可汗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石擊其首而殺之故每戰爭先爲魏邊患使常山王追之不及而還

癸卯二年春正月朔方尉遲率萬家降魏始命有

司制冠服以差品秩秋七月築豺山宮殺平原

太守和跋冬十月立子嗣爲齊王紹清河王熙陽

平王曜河南王帝遣使如魏

甲辰三年春正月襲秦蒲子三月初限縣戶不滿

百者罷之秋九月改官制制爵四等曰王曰公曰

侯曰子除伯男之號追錄舊臣加封爵冬十月赦

晉記

卷六十八十六國錄

五

改元天賜十一月命朝臣各辨宗黨舉才行凡宗

室州郡各置師

乙巳義熙元年春二月有事於西郊車旗盡黑

丙午二年春正月如豺山宮校獵至屋孤山增置刺

史守令凡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以爵歸第夏四

月築灑南宮廣苑囿立外城方二十里秋九月觀

漠南北鹽池至十月而還

丁未三年春二月立子修爲河閒王處文長樂王連

廣平王黎京兆王夏五月殺常山王遵秋八月

殺司空庾岳

戊申四年春正月如豺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甯川而還三月秦使使來聘

己酉五年夏四月雷震天安殿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毀東西序初魏主信方士服寒食散藥發躁怒至是益甚而災異屢見占者又言有急變生肘腋憂懣不安寢食俱廢喜怒非常或追計生平成敗得失獨坐而語左右不敢近百官奏事輒追憶舊惡而殺之入見而顏色步趨鼻息言語之間有不寧失措卽謂懷惡外見手自擊殺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百官震懾懈怠莫相督攝巷里之間盜賊公行魏主常非燕成武

晉記

卷之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七

皇權柄下移以至敗亡博士公孫表希旨進韓非書勸其以法御下故崔逞李栗和跋常山庾岳諸大臣皆以誅死至是藥動益謂羣臣不可信自吏部尙書崔宏及其子著作郎浩之外大者誅小者譴遂人人自危不克終日秋七月殺慕容支屬三百餘人

八月殺衛王儀

初魏主納劉頭眷之女有寵生齊

王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幼女亦愛之而賀太后之妹美魏主請納之太后不可曰吾聞之過美必多不祥且已有家不可奪也魏主密使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魏將立后必卜鑄金人成則立不則否

天興三年欲立后而慕容氏所鑄獨成因立焉拜劉
爲貴人賀爲夫人紹生而無賴好輕游里巷劫剝行
人以爲樂魏主弗善也嘗倒懸於井中垂死而出之
心欲立嗣爲太子而魏故事凡立後宮子輒先殺其
母冬十月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而諭之嗣性孝哀
泣不自勝魏主怒嗣還舍日夜號泣魏主知而復召
之嗣欲入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是陷上於不義
也不如避之侯怒解而入嗣乃出匿於外惟帳下車
路頭王洛兒隨之魏主躁怒譴責賀夫人將殺之而
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時魏主左右皆離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七

叛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弑之寢殿紹大
出布帛賜王公已下崔宏獨不受嗣聞變使洛兒夜
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討賊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
衛士執紹送嗣嗣誅紹及賀夫人諸爲內應者皆轢
而食之乃卽位改元永興諡珪曰道武廟號烈祖尊
母劉氏爲宣穆皇后凡公卿先罷歸者悉召用之命
鉅鹿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
宏元城侯元屈壽光侯叔孫建宜都公穆觀任城公
嵇拔坐止車門右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尙
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

論出議政事以洛兒路頭爲散騎常侍常問洛兒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誰也洛兒以李先對卽召先而問曰卿以何才何功而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因問政事先曰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魏主善之使常宿於內備顧問賜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封壽春侯冬十月柔然侵魏其酋軻廝廝庚戌六年春正月魏伐柔然二月使將軍于栗磾鎮平陽當是時魏主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優詔徵之而民戀本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遂相煽動羣盜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六

大起因問八公曰吾前以凶俠亂民故欲徵赴京師而守宰失綏致有逋匿誅之不勝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而令不行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則法行於上而惠施於下矣崔宏曰不然王者治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爭勝負也故琴瑟不調則改而更張法度不平必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可以行權秦漢以來皆用之屈欲先誅而後赦是誅與赦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且今之羣盜非迫於饑寒爲懼罪也懼罪而赦之則無事矣何必勦民若赦而不

從誅未晚也。魏主從之。羣盜悉解。既而使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夏五月。柔然圍魏將長孫嵩於牛川。魏主自將救之。柔然乃遁。秋八月。章武民劉牙反。山陽侯奚斤討平之。辛亥七年。春二月。出宮人。以配鰥民。命北新侯安同等循行州郡。察民疾苦。三月。命侍臣常帶劍。夏六月。秦遣使來聘。王子八年。夏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秋七月。置四廂大將。

癸丑九年。春正月。大閱於東郊。賜王公將士布帛各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九

有差。二月。秦遣使來聘。分遣使者巡求僞逸。

夏五月。赦

甲寅十年。秋八月。使馬邑侯元陋孫請婚於秦。使于什門如燕。使使於太尉裕。秦遣使來聘。冬十月。遣使循行諸州。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上訴。十

二月。柔然侵魏。

乙卯十一年。春二月。琅邪太守劉朗叛附於魏。帝使使如魏。夏六月。魏主如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南次石亭。至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所過田租之半。秋七月。還平城。九月。大饑。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

太史令王亮以歲饑請遷都於鄴。魏主以問羣臣。崔浩周澹曰：遷都可以救一時之饑，然非久長之策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地居廣漠，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而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水土不便，疾疫必多。且情見事露，則四方皆有輕侮之心，勃勃柔然必來覬覦，而朝廷隔雲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居於北方，而山東有變，輕騎南下，則耀威桑梓之中，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伏，是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獻秋。魏主曰：今倉廩已竭，若來歲復饑，則如之何？對曰：今惟檢窮下諸戶，就食山東，如來年又饑，當更圖之。但不可就一時之利而忘千載之計耳。魏主從之。遂躬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冬十月，秦主使使送女於魏，以爲夫人。

丙辰十二年夏四月，赦。改元泰常。秋八月，太尉裕

伐秦，使使假道於魏。九月，前鋒王仲德至梁城。魏兗

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魏主使將軍叔孫建等巡河

丁巳十三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州郡，問民疾苦，察治

守宰。夏四月，太尉裕擊魏河上軍，破之，遂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請兵絕裕歸路。魏主謂崔浩曰。聞晉前鋒已至潼關。劉裕其必克秦乎。對曰。克之矣。魏主曰。何以知之。對曰。秦皇好事虛名。而無實用。元子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秦無其匹也。何不克之。有。魏主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崔浩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如夜蛾之赴火也。故易以立功。裕起寒微。不階尺土一民。討滅羣盜。所向無前。晉室陵遲。遂執國柄。其才優矣。魏主曰。裕若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襲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勃勃柔然。伺我之隙。今兵旅雖盛。而將非韓白。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三

長孫嵩有治國之才。而無進取之略。亦非裕敵也。但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雜。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以包火。張羅而捕虎豹。雖畱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我且按兵息民。以待其變。秦地可坐而有也。魏主笑曰。卿料之若是其審乎。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今欲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秦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燕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氏之曹操也。魏主曰。勃勃何如。對曰。勃勃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肇禍。結怨四鄰。雖能縱

暴於一時終爲人所滅耳。魏主大悅。語至夜分。賜御
縹膠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故欲與卿同其
旨也。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
侵彭沛。置六部大人。秋七月。太尉裕克長安。秦主泓
出降。司馬休之。韓延之等。自秦奔魏。冬十月。召長孫
嵩等還平城。使叔孫建鎮鄴。刁雍屯固山。秦姚敞姚
僧光姚定世來奔。十二月。命錄秦子孫所在。以聞者
賞之。西涼入貢。置南雍州。以處秦雍流民。

戊午十四年。春三月。帝遣使如魏。夏四月。徙冀定
幽三州。徙何於平城。使征東長孫道生侵燕。秋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三十一

八月。雁門河內大水。復其租稅。冬十月。築宮於西
苑。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

己未元熙元年。春正月。大蒐於犢渚。三月。築宮於蓬
臺之北。司馬楚之等遣使降魏。夏四月。有事於東
廟。助祭者數百國。秋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冬十
二月。大狩於薛林。

庚申二年。夏四月。作灑南宮。六月。太尉裕稱皇帝。
廢帝爲零陵王。晉亡。其魏後事在本史。

自力微崛。起漠北。與魏通好。至猗盧而乃心晉室。遂
加名號。劉琨有以致之也。旣而內難迭起。國以寢衰。

什翼犍寬仁大度。幾乎復振。遭秦之疆。社稷夷爲二部。天欲興之。而故厄之。道武以孤童克奮。恢復祖業。進定中原。稱大號。而變國俗。拔賢雋。雖末年多僻。其規模蓋宏遠哉。明元繼之。內外和輯。吏畏民懷。而元氏駸駸乎疆大矣。不有經久之謨。何能啓百六十餘年之祚也。

嗚呼。晉室之衰。至十六國而極矣。當此之時。干戈相尋。生民塗炭。百五十年之間。日食五十八。弑君二十三。可謂亂世也。與夫有五霸而後爲春秋。有七雄而後爲戰國。有曹劉孫氏而後爲魏蜀東吳。十六國之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三

迭興。蓋因劉石苻姚慕容諸人之雄武不可制。而後瓜分幅裂。各相爭而不能下。然則其時雖亂。而其閒盛衰興廢之故。又何嘗不各有治亂哉。自古有國有家者。得人則興。失人則亡。聽言則裕。懷諫則傾。若張賓之謀畫。趙明帝之苟或也。太宰恪之受遺。慕容暉之霍光也。王猛之治國。苻宣昭之管仲也。謝艾之用兵。涼州之諸葛孔明也。元孤之讓國。則什翼犍之曹子臧也。以苻氏之疆。幾乎混一海內。而自我失之。敗於所恃也。姚興之寬仁恭儉。而再世而亡。失於寡斷也。慕容氏修仁行義。而享國最永。張涼州績著勤王。

而五世九公。石勒不亞於魏武。李雄無愧乎宋宣。其
閒忠侃智略之士。如陳元達。游子遠。范長生。劉翽。梁
琛。苻雄。鄧羌。張淳。姚紹。崔宏。王買德之流。遭時馳騁。
以身許國。蓋有足多者。而世之人。往往以其亂世而
少之。吾獨惜夫石勒。苻堅之雄略。治功。而亦與劉聰。
秃髮沮渠。赫連諸國。同類而訾之也。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三

晉記卷六十八終



